



93081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郡國書曰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

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

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

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

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

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

肥腴且宜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

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一

欲復其故然而卒不退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

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

則敵與我其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

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

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

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

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

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

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

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

翁萬達議云河套本中國地成祖舍黃河衛東勝後
又撤東勝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宏治間我未
収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宏
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
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
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
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
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二

小利歸師尙難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
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
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
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
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
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
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
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
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

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駐邊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十

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輪邊自邊輪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按史稱萬達飭邊備整軍實老成持重邊疆倚以爲安其爭復河套知彼知己爲深識遠慮然萬達亦非謂河套可棄而

不可復也特以國家元氣未復需以時日擇利乘便
俟有餘力以制其敝不得已之極思也天下之事因
乎勢天下之勢從乎時當其先據自有之勢從容鎮
撫而有餘迨其後積重難返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得
當於事者時異而勢有不同也曾銑之議洎洎數千
言徃復辨證於得失利害之交可謂切摯而詳明矣
嘉靖十九年以後并晉汾潞之慘毒禍皆出此此則
搃險爲患之彰明較著者也然其時卒靡將怯已不
能禦其南下斷其北歸矧敢復套橫挑強鋒不可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

爲之情形顯然可見而銑以激烈之詞動聖明之聽
使人皆惴惴如虎尾春冰之懼權奸卽因是以傾其
身後之人原其心哀其志惜其不審時勢而持之過
急以及于難也然其事壞于邊鄙不靖之日而其禍
伏于國家無事之時洪宣以來苟且便安而不爲百
年固圉之計歲月旣久而有萬牛迴首之難也銑之
言未嘗不切于事而處非能用其言之時當無能用
其言之勢而徒以身殉也豈不哀哉

朱本初廣輿叙云山西背臨朔易北部數內侵故大

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
三關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部爲急保德
河曲之間與敵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
矣若蔚州之礦徒臨晉藩府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
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邊餉旣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
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
號令爲之不行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晉俗
頗儉率重本業設遇多事可激以使但吏道日下民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弗相安和輯糴寧責在守宰今談邊備於無事之前
綏邊氓於荒殘之後本末先後之義有必當審處者
矣按明時河東之患套部爲函黃河自豐勝南下千
五百餘里至潼關東岸皆并汾平蒲之地嵐石尤密
邇河套隔河一韋可渡由河保渡河入偏頭則忻代
朔寧當其衝由神木過興縣之黑峪渡而侵興嵐臨
永由葭州過興縣之羅峪渡而侵汾石擄掠時有轉
輸經年所以撫御而安全之惟守令爲切近矣

嘉靖二十六年設兵備使者於陽高站站於陽和衛

城宣德中調亭山衛於陽和城亦曰陽高衛兵備轄
衛四堡七分邊九十六里有奇爲大同東路本路隨
地皆邊天城陽和其最衝也陽和城南有關壘土爲
之內設陽和驛軍民商賈輳集焉萬歷三十年增修
又築連城於關西隅屹爲雄鎮分邊十九里內杏園
兒神峪溝天蓬溝皆極衝白沙灘次之邊外二十餘
里鶯溝等處卽明時首領駐牧地

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自龍大有誘
執敵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六

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
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
况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賣不
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獨議諳達貢
事萬達以橫挑強寇爲非計與帝意左蓋是時帝方
嚮銳議注意邊功思直搗其巢爲一勞永逸之計故
其言不能入也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兵部侍郎萬
總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尙書

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爲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
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略長于用兵性特廉旣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尙書謚襄愍
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書訟寃帝不省
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諸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七

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隆慶初復官謚文愍按史稱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而爲嵩誣陷以死天下稱寃然而賢者之過言亦不免焉士大夫去矜爲難而處盛滿尤難人生極不得意之事每伏於得意之時言初被特眷抗辭議禮常以博辨窮人及入政府功必已出名必已立專已自用而不虞大敵之潛伺其後泰然不屬於心前輩言君子之待小人疎而容小人之待君子密而忍君子以正論繩人事過輒已相忘而小人銜之愈深謀之益密况復

以盛氣行之怨毒之於人甚矣始而羣寮忌其才久而明主疑其心迨間隙已露奸人乘敝而媒孽之言主復套右銑卽以銑爲訟端使無從辨明其寃嵩之勢固赫而忌者亦衆帝亦心厭之而遂成其獄也豈非才之爲患而盛滿之足以移其心與輓近利中人心利固可遠名亦爲累以矜名之故而轉以利敗名自古奸邪害正多出於此而春秋責備之意亦不疎於才俊也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敵由朔州入至王野梁副總兵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八

丁璋游擊周宇戰沒遂深入太原三十八年諳達犯宣府總兵趙國忠相持於沙嶺堡寇大營徙而西直抵寧武大同總兵官陳鳳伺寇將退率副總兵林椿游擊焦澤張騰等合進至鷓兒嶺伏發諸將戰彌日各被創會大風雪寇歛衆還營明日復戰斬一長寇乃退二十九年復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總鎮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碎易十里斬九十級嘉靖二十八年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

敗之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
覆遂犯永寧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
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
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
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爲言嵩激帝怒錮之詔
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
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
則夫之體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
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九

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
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
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有所得
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謾語曰豈有喜
及罪人邪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束還家其父已前死
矣隆慶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尙文贈太傅諡武襄
嘉靖二十九年諳達數萬騎入塞伏精銳谿谷中巡
按御史胡宗憲信敵誘乘醉趣總兵張達出師達欲
持重宗憲厲聲責之不得已率所部出達素勇敢好

離營繞鬪至是憤怒挺身陷陣寇兵圍之數匝達左
右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別擊零騎於彌陀山聞達
急引兵西救一日三戰亦陷重圍矢如雨達椿俱死
軍盡歿

嘉靖二十九年許論巡撫山西力却互市設亭障謹
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
明年秋諳達大舉四十萬衆寇山西論遣輕騎搗其
穴據險設伏夜出銳師破之奸人楊鶴與邱富通謀
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論捕鶴並誅其黨論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

略邊徼區分衝援爲主守分兵奇正爲犄角著九邊
圖論具知阨塞險要後人多遵之

嘉靖二十九年諳達掠興嵐徼兵赴援鎮道牽延不
卽備禦待其蔓延四出以致徵調不及興嵐營分皆
隸於大同應治統轄之罪專其責任是時敵盤據河
套密邇內地逾河卽入興嵐境內往來抄掠偏頭爲
出入門戶不必盡由大同惟不能備之於豫使興嵐
近邊之地當其衝突東西三面受敵爲不可追耳
嘉靖三十年胡松爲山西提學副使松字汝茂幼嗜

學登嘉靖八年進士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至是提學山西上邊務十二事其略云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千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収亦不刺遺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敝坐収全勝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當事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難以兵事劾其無功斥爲民家居十餘年復起累遷至吏部尚書松潔已好脩富經術鬱然有聲望晚主銓柄以振拔淹滯爲己任甫七月病卒諡恭肅嘉靖三十年築天城瓦窰堡堡在衛東北二百十里

東至宣府懷安縣界三十里西至邊牆八里南至衛
界三十里北至邊牆十一里至是築城周一里有奇
高三丈五尺南一門屬大同西路今屬新平路府志
瓦窰口堡分邊七里內東煙墩極衝邊防考堡當新
平咽喉地有嵎谷城可以設伏控扼新平此爲險要
嘉靖三十年開馬市於大同宣府仇鸞驚怯畏寇密
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
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
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一

外郎楊繼盛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奏言十不可五
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
我赤子大讐也而先與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
繕兵食或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
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
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其
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
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
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

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入或諳達負約不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內修甲兵此一謬也夫寇入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三

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

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諂
達旋入寇抄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
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
以互市咱之初梁斗輝邊防議大同城堡六十四座
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復於邊垣衝口處添設空心
磚臺三百座翁萬達以次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燧
墩三百六十三所差完固至是以通市半爲諸達衆
所毀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
絕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四

嘉靖三十一年詔仇鸞率兵赴大同馬市開諸邊日
侵暴命鸞逐之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病疽
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尙書
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
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
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
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
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旣死炳盡發其通虜
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嘉靖三十一年諳達數萬騎突神池利民諸堡總兵李淶率遊擊李良臣卬陞等迎戰於野豬溝驅之出境翁萬達爲總督築大同邊牆六百里而建墩臺於內如其數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嘉靖三十三年總督許論言兵旣守臺則敵攻牆不得用其力若一入牆率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其去牆不得越三十步址方四丈五尺其巔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五

嘉靖三十一年北部寇邊不已由宣府入大同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明年再寇大同總督許論巡撫王忬擊走之

嘉靖中楊守禮巡撫寧夏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擒公安賊魁坐事謫去以薦起河南叅政至是遷撫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總督

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尙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
邨濟農三賜璽書銀幣其秋寇三萬騎抵綏德游擊
張鵬邨之總兵官吳英等追至塞外東路叅將周文
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
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
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
保學謫外等以憂去諳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禮薦
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嘉靖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六

自修築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爲虜撤毀所在破缺
兵部尙書趙錦請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
滋因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
置火器兵械乃詔撫鎮斟酌行之

嘉靖三十一年罷各邊馬市八月諳達犯偏頭至寧
武雁門三關盡掠而還時諳達無歲不犯大同是年
一歲四入仇鸞久鎮大同復膺專閫賄敵而復縱之
以致寇掠無已困敝日甚而鸞亦束手自斃戮尸於
市未足洩士民之憤矣

嘉靖三十二年諳達大舉入寇初馬市開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諳達憤不如欲遂大舉入寇率諸部攻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峪在廣昌東南敵急攻圖出紫荆關遊擊陳鳳力戰却之又分兵東犯蔚西掠代州繁峙會久雨乃去

嘉靖間套部潰邊入犯保德灰溝營守備王世臣率其弟禦之於水橋峽衆謂衆寡不敵宜稍退以避其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鋒世臣不聽奮勇直前與弟同死於敵千總李虎亦力戰歿後自唐家會入把總徐堯臣率衆奮擊面中六矢身被七創猶鏖戰不退歿於軍按世臣太原人太原之俗尙氣而好義世臣兄弟同奮而李虎徐堯臣以偏裨微末相視激厲直衝危鋒至於中六矢被七創而不顧何其壯也雖衆寡不敵而臨難毋苟士氣常伸大將坐擁重兵遇敵先避視此直奴隸矣

嘉靖中套部入犯河曲知縣齊恩揚兵河東多設旗幟金鼓之聲不絕敵以援軍大至急卷甲去乃整船

筏拯民之避兵者皆得濟此兵家虛實法得自司牧
尤難事聞遣官賚之足勵兵將之望風而靡者矣
邊防考大河過河曲西經保德中間有娘娘灘太子
灘皆套人渡河處也歲鑿冰防河自王世臣敗沒於
水橋峽而敵勢益張總兵王繼祖言自老牛灣至險
崖河急不凍據牆而防自險崖至陰灣河緩始冰廢
牆以守而打冰之議起然朔氣嚴凝隨打隨結愈鑿
愈堅寇至無牆可拒議自險崖至陰灣築牆二十餘
里然非策之上者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六

嘉靖中巡撫陳豪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餉六
十萬億曾無尺寸功請定計決戰盡復套地按自遼
置東勝州於河東而勝州遂廢榆林廢城勝州故治
也李文忠城東勝以統套內之地其時多事草創什
伍虛耗永樂初移治延綏正統十四年外寇擁迫詔
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退築榆林城堡而榆林西北
直接套地於是套人雲擾無寧期孝宗時大臣協心
體國議復河套而不果於行後楊一清上守戰攻三
策守敵所必入戰敵所必敗攻敵所必救洞明機要

時劉瑾專權一清旋以謫去而河套不復邊警日至偏頭鄰於外全晉以北單矣豪因憤激爲言而時皆務爲苟安厭兵諱言無有能力持其事者勞逸強弱之形勢已成固難與策拒守之計矣

嘉靖間王宗沐奉命閱視山西諸鎮邊務上言開疆萬山之中巖深阻絕饑民不得就食他處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拯之使不爲盜近叛人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此可深念者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九

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濟用按山右西北壤接外地邊民往來墾種資以爲生又愚以不取租稅之說自無不隨風而靡宗沐奉命視邊審悉地利曲得邊民情形愷切具陳不獨仁言利溥亦揅時之大計也

嘉靖三十二年諸達大舉入寇掠代朔及寧武岢嵐所至騷然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教之益習攻戰事併教以製鉤杆攻城堡法諸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

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構宮殿號曰拜牲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熟習出入路逕遂大入荼毒西北越明年復自寧化等處寇掠太原仍由雲內鎮北出吉能犯葭州神木至府谷叅將楊璘戰死先時馬邑生員張蕙自北界歸言印富日夜導諳達入寇靜樂縣人盧山佛等許爲內應至是由寧化入擾富所導也是時山西地大震聲如雷鷄犬鳴吠蒲州尤甚地裂泉湧中有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魚物城舍陷入地中平地突成山阜軍民死者無算異變如此陰盛而閉結陽鬱而不出下賊上亂其常道而著坤載不寧之象生民之不幸也

嘉靖三十二年河水大溢冲壞靜樂縣古河隄隄舊在縣城東門外二百步至是大水冲壞頽毀無跡隆慶間屢築屢圯堤址雖復不能障水萬歷二十六年始甃以石又于郭門外築水堤民賴以安今漸圯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諳達把都兒寇大同下渾源東犯靈邱廣昌長驅抵浮圖峪關南大震同原游擊陳

鳳寧夏游擊朱玉來援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前鋒已越峪而南鳳等夾擊之馳去疾追及峪守者爲具食二人齊呼曰稍緩恐失賊俟旋軍飽食耳策馬竟去及之三家村大戰移日殺傷相當詰朝寇欲北遁慮二人躡其後乃以驍騎綴鳳等軍而分道疾馳出塞是年寇至雲中宏賜堡徑趨紫荆四鎮合兵禦之寇敗遁楊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寇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躡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荆倒馬策應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嘉靖三十二年諳達大舉犯大同總督蘇祐督總兵李涑及諸將禦之永安堡宣大總兵劉大章吳瑛壁近地不肯前寇遂得利去縱掠至八角堡延及代州村堡巡撫趙時春禦之遇敵於大蟲嶺戰於東十里舖總兵李涑乘勝入寇伏中與其子松死之遂轉寇忻崞復以兵邀之寇盛不能制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瓮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蘆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衛則黑龍灣

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爲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小村逾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千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便漕有明徵矣時新行空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至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及儀望疏下兵部信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邊詔會工部議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遂報罷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嘉靖三十四年濟農自寧化等處寇太原由忻州之雲內鎮北出通志寨西隘口卽雲內鎮也西至蒲閣通靜嵐石隰等路北至沙溝寨通寧化寧武等邊宋孟良常守此鎮北有孟良城東有教場址存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寇大入總兵馬芳擊却之三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口出塞搗寇帳於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時寇聚喜峰口外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寇果狼狽西顧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剿寇始有戒心徒慕

嘉靖間祁縣鄉兵爲患官軍遇戰於西六支村叅將張世忠死之事聞賜祀六支村渠道錯出皆引昌源水灌田官軍至此盤折與戰不利皇輿全覽祁縣龍舟峪兩壁皆山旁有胡甲水俗名沙河源出縣東南繞縣東北六支豐澤等村又西南出上段都經平遙縣界爲長壽渠皆有灌溉之利嘉靖中漸徙於賈令渠南北渰民田廬爲害山水暴漲無時也鄉民築堤捍水亦時引涓滴之利自子洪渠引水入魯村渠溉本村田又龍濟渠自縣東南澗壑村北引溉大韓小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七

三

韓温曲祁城三及張名下申郭村城南西關九角村田又官渠自縣東北河灣村引溉西六支村卽張世忠戰歿地也連及王村會善澤豐三及城南等村又斜渠亦自河灣引溉西六支秦王三村田又沙渠自縣東西六支村引溉劉家堡高村田又小沙渠自縣東劉家堡北引溉高秦會善豐澤四村田又大東渠自縣東東六支都引溉本村大賈高家堡瓦屋小賈等五村田又胡帳渠亦自東六支引溉小賈姜家堡長頭三村田又范公渠亦自東六支引溉姜家堡范

公戴家堡三村以上皆引昌源水又縣東南南梁渠有二皆引通光水溉田皇輿全覽通光水一名胡溪河又名胡谷水又名胡城水源出縣東南嶺山合太谷縣胡城谷水北流經縣東東管等村故又名胡溪河至縣西北入昌源河

嘉靖辛丑大同敗軍石大節王三李侃擁衆號十七萬駐牧近邊乃繇天城徑趨三關總帥丁謹帥衆禦之全軍敗沒關門不守直抵山西省城

嘉靖三十六年汾川水大漲霍州鄭家溝橋梁衝壞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二四

隨卽修復劉熙鄭家溝橋記云橋在州治南五里創於正德丙寅嘉靖丁巳橋壞鎮國將軍聰復力新之今夏汾水湍盪橋復毀霍當三晉劇衝茲橋壞夾兩山宅幽而勢阻輿馬冠蓋之使負挈徒旅之夫昕夕不輟安可不治遂集謀諏期鳩工聚材不三月而橋克舉下爲底柱防頽潰也中爲坦道示周行也旁爲周欄彰翼衛也余樂其功速成於不日而澤被之遠且久是爲記

嘉靖三十六年繁峙縣北樓營改設參將專備入援

繁峙縣志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十口南對五臺十口舊在山前今在山後謂之後口地皆渾應而邊屬山西初設平荆關守備總領之嗣設北樓守備分凌雲迤西六口屬之北樓舊有遊擊一員領兵三千備宣大三關調遣至是改設參將總管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庄百餘座晉代二藩爭占爲庄十口形勢大石小石茹越馬蘭爲最衝賊入數次北樓凌雲次之平刑四口皆總子長柴嶺磁窑口若二處不守則四口皆不足恃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居民甚少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皆係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分不逞之淵藪也又或豪右侵爲己業間有不得其平者卽投獻王府寺僧多有妻妾子孫如林自相師弟世世不絕而愚民猶供奉之山內有峩口南峪口白破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沿途添設錢糧以爲入援之備然道路紆迴數百里恐援不及事縣治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雜處地里寫遠最爲難治十口邊關樞要亦重地也

嘉靖三十六年蔚州獲妖人閻浩竄前錦衣衛沈鍊

名殺之鍊之至保安也人皆知以忠獲罪空舍授館
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
外人素慙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
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踣
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
師嵩大恨其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
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治蔚州妖人獄詞所連
者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
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戊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下

三

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
併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托斯齊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詔爲奇
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
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
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以爲便乃給
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
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詔以江東代順時故將尙

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
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巡撫楊選嚴兵進圍乃解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諳達圍大同右衛四月不解時
議者以爲非兵部尙書楊博往不可乃命博出督宣
大軍務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徵諸鎮兵聲言出塞
北伐羽檄日數十下諳達聞之引去守將尙表勵衆
死守六閱月博上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
卹叅將周現通寇奏禡之自是邊人始奮博復陳善
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七

壕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優詔賞賚之閏七月楊博於
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濬濠二道各長十
八里賜銀幣獎諭許國楊襄毅博神道碑戊午召還
本部公方疏辭會敵圍大同右衛急召公往援公乃
卽日出關敵聞曰楊太師至矣遽解圍去先是右衛
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以公疏請褒卹條戰守及
善後事奏行之於是人皆鼓舞用命士氣大振公又
築堡寨墩臺及大小壕以限敵騎前後左右交互聯
絡敵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敵首唌素時以輕騎擾邊

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擊斬數人敵氣稍沮

明史楊博傳博字惟約蒲州人登嘉靖八年進士除
蓋屋令累遷兵部職方郎中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
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多寡強弱皆疏記
之鑾遷薦博可屬大事吉囊諳達歲盜邊帝或中夜
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甘肅大興屯利尋遷總督薊遼博分布諸將畫地爲
防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
攻牆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
亂比明悉去至是以大同右衛圍急改督宣大博墨
線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
衛圍四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
二心博厚撫郵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
留博鎮撫奏蠲緩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
將博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
輛有警則右衛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
牆圯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荆

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牆
塹以絕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
臺九十三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
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勅獎資帝數欲召
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
使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
如故唵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
先後計擒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
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五

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督薊
遼秋防竣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
眷倚若左右手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爲重請勅邊臣
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
備黃花古壯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卽首功也旋
以遼陽總督楊選失防寇潰牆子嶺犯通州宣大總
督江東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躡順義三
河飽掠去帝怒誅選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尙
書時方計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

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後謝
病歸復詔以吏部尙書理兵部事陳薊昌戰守方略
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
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
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
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
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
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
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
首乘菟略

卷之三十下

三

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山西通志載
楊博三關兵將疏云山西三關先年以有東勝大同
爲之屏蔽邊患絕少自東勝失守漸肆窺視然猶恃
有大同未敢深入今三關之警大異往昔正德十二
年則直至陽曲灣今歲則直至交城圪塔頭若更長
驅而入雖平陽潞安俱爲蹂踐之地矣今都御史陳
講御史連鑛覆勘具奏臣等議得神池堡與老營堡
委係必爭之地而八角堡介於其間尤爲適中雁門
守備當十八隘口之險而北樓口委爲空濶所據各

官要於神池老營堡各添設叅將北樓口添置把總八角堡改置遊擊晝地分守勢成鼎足據險扼塞誠爲良便又要將神池守備改置利民堡三岔八角俱爲裁革水泉營等處設置把總管領屯種要皆劑量斟酌無不曲當但副總兵旣與巡撫都御史協同行事威權已重欲加都督職銜似難輕議今俟命下施行巡撫都御史每年秋近仍駐劄寧武八角以上仍轄雁門兵備五寨以下仍轄岢嵐兵備庶聲勢聯絡緩急有濟及照東長峪地方係大同三關兩鎮接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之地極爲緊要其建城設兵於兩鎮旣稱有益亦當極早整理又議經略左衛左衛至高山站六十里合無於中路繆官人屯築大堡一座二十里舖舊高山城各修築小堡一座高山站至鎮城六十里於適中岡家灣築大堡一座白廟兒屯石佛寺各修築堡一座公廳營房等項以次修建一增設官兵議得繆官人屯岡家灣各設操守一員仍各提調東西二小堡各募軍五百名各給馬一百匹以備往來傳報之用每小堡各設把總官一員一查處荒田左衛達鎮城

官路東西盡皆腴田議令官軍閒墾暇日修理原設墩臺地方人隨堡住種聽從其便

嘉靖中王治爲吏科給事中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是職時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武及鎮師不親搏戰者止賜資從之時皆服其言

嘉靖三十七年改岢嵐爲偏寧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是時寇犯延綏屢窺河東故重岢嵐兵備之任諳達子辛愛以鎮將奪其所愛舉兵入寇毀治邊七十餘堡亦鎮將之不直有以致之也

嘉靖三十八年太原營標兵王慶等作亂尋撲滅之標兵之設始於平涼趙時春其人率豪猾猛悍鮮衣怒馬月支大小糧向例夏秋草肥馬秣暫停惟標兵不與巡撫葛縉議減如常額衆軍不協一夕鼓譟而起剽掠城市焚劫公府直至院門巡撫踰垣避之時高鵬爲太原營叅將聞變坐堂上叛卒至羅拜階下

曰願戴將軍爲主鵬喻以大義不聽乃厲聲曰吾王
臣寧守義不爲汝曹主也叛卒知不可奪殺之時嚴
氏當朝以危法中人寵賂滋章人惴惴無敢白鵬死
事者同時雁門遊擊畢文爲仇者搆陷下獄標兵以
巨木撞獄門羅拜文前願奉之舉大事文怒甚罵曰
若等受國恩不能效犬馬報乃欲爲滅族計耶賊進
以双逼之文罵愈厲持棹腿擊賊遂遇害都司鄭印
橫双步出大呼左袒三衛甲士四集討賊盡殲於市
按高鵬畢文守義不奪至以身殉并人爲立祠於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門之甕城歲時致祀義烈固不沒矣而驕兵之禍葛
縉實釀成之當寇警告急之時而養鮮衣怒馬之卒
平時豪悍難制遇敵則潰亂無紀可知也易云師貞
丈人吉小子凶正謂師必以律而小子之易驕也無
事而驕殃及其身有事而驕以將予敵專闔大帥踰
垣而避驕兵見敵而不避者幾何明之所以不振也
嘉靖三十九年諳達由寇家梁進薄太原城下圍西
門時巡撫防秋在代遊擊董一奎以援兵至出戰寇
射傷董戰馬双幾及家丁疾馳救劈射馬寇於馬下

一奎易馬縱兵大戰自辰至午寇懼夜半遁大同總兵劉漢以諳達悉衆南下其巢穴必虛乘間出搗豐州擒斬甚衆焚板升略盡於是敵有戒心徙帳漠北邱富趙全亦隨敵遠遁按此亦如王越直搗紅鹽池師兵法攻所必救之意而變通其用捷爽更過之亦可雪太原之憤而喪諳達之膽矣

嘉靖三十九年寇大舉入犯大同總兵劉漢南保應州遂潰牆繇朔州南下山西總兵王懷邦莫爲計棄馬千咬寇避走太原諳達掠五臺崞縣攻陷原平南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陽等一十七堡焚掠而還是秋劉漢大破虜於豐州漢平魯衛人時總鎮懲鎮兵積弱謀選精銳各鎮亦乘間出戰故漢得破敵豐州地在大同右衛邊外由土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灰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諳達留千騎守老弱夏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漢與巡撫李文進密謀部分叅將王孟夏麻祿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於玉林川隘爲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驅昧爽鼓譟奮斬八十三級生擒七十二人焚

其宮室餘衆奔匿俄而戎騎大至我兵引退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合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時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爲漢所挫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嘉靖三十九年諳達自陽方入犯忻州原平石嶺關復由此出以是地梁內梁外皆平曠無際故設大將於此

嘉靖四十年諳達破定襄之蕎麥寨明年定襄土賊夜發藏段木山晝出擄掠巡道王喬年及常叅將設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五

計誘之夜發兵擒獲四十餘人餘黨解散通志段木山東北四十里接五臺大關蕎麥寨在定襄縣東北二十里滹沱河北勢極險聳隔河對神山寨眞玉石灣胥要地

嘉靖四十年王支穆文等據黑山寨聚衆七百餘人號橫天王知縣楊紳率民兵戰於黑山寨武定等四十八人死之後軍門發官軍三千驅賊至八賦嶺乃夜潰

嘉靖四十年開榆次縣西河堡渠渠在縣西南三十

餘里弓村西由永康鎮經過本堡又胡喬渠亦在縣西南三十里溉本村及陳胡田開于萬歷二十六年皆引小涂水皇輿全覽小涂水源出鷹山西流入大涂水

嘉靖四十年寇入代州破西郭焚之代櫻城自守四
十一年破代州平城堡堡東距代五里郡城告警
嘉靖四十一年歲大饑賊牛大等蜂起四出剽掠劫
代州知州圍謀一日旋即散釋饑民困敝不能治

嘉靖四十一年諳達至保德州董家梁賈家梁東溝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

下

三

已至城下抄掠而去至是連年入寇由河西五虎山
下踏冰橋入把總王宰帶兵三百盡覆遂由偏關至
東南栢森村趙家塢及城沙坪演武亭南關所過蕭
然至四十五年由唐會踏冰入千戶徐堯臣領兵百
餘往禦之盡歿於軍數日由賈家灣踏冰入至馮家
川村落無烟按保德志載北部入犯甚詳自四十一
年以後幾於無歲不入沿村搜抄幾於無地不到矣
保德逼河而城東北至正西皆河河自天橋西行過
城下至韓家川折而南經州境一百五十里河外府

谷縣與北部套部交錯北去歸化城卽諳達大營鳴
鞭卽至雖有孤山木瓜清水黃甫暨鎮羌永興諸堡
爲外衛而敵騎狂馳衝突時至罕有禦其鋒者加以
叛人嚮導虛實先知諳達利其所得故屢入不厭也
先時諳達用趙全謀欲夜襲老營堡堡中張輝諸賊
爲內應水泉營守備陳一言偵知馳報總鎮郭琥琥
疾馳至堡盡易守門將士置親丁甫定而諳達至舉
火爲號堡中無應者知有備而退老營迤南至保德
崗嶺重疊險峻難行惟老營迤東平坦寬濶道路通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七

達趙全思得此爲南下之計其欲更大故密爲諳達
謀非如入保德止於隨地擄掠有所得而卽去也然
七犯保德卒未入其地河山之險固有不敢犯者矣
嘉靖四十二年萬恭巡撫山西恭字肅清嘉靖二十
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累官兵部
右侍郎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旋
以引疾被劾乃請劇邊自効始命撫晉甫至寇犯龍
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
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

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
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
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
利之通志萬恭疏自平魯而西至於老營朔州乃河
一帶絕無人烟則鴈門關之道路遂塞陽方口之門
戶大開老營堡之糧草不通野猪溝之邊患日逼先
年邊報由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威遠及平魯平魯及
乃河乃河及老營頃刻可到防禦易施今烽火不能
自東經西必自北樓迂道請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五里爲一墩

嘉靖四十三年套部由黑峪口踏冰突犯興縣鹵掠
人畜井里騷然黑峪口在興縣西五十里黃河官渡
路由神木栢森等處與套部爲鄰冬月尤戒嚴初諳
達由偏關之馬鞍山入遊擊梁平守備祁謨禦之伏
發七百餘人胥沒沿河震動至是套部更從黑峪口
渡蹂躪興縣河之內外無休息之地矣

嘉靖甲辰移宣大三鎮於陽和明初並邊要害置重鎮九而以三督府統之宣大三鎮直單于大庭至是移設陽和專任督戎王家屏記其事云嘗讀易至師而得聖人謀帥之指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勲德猷望衆所推尊信服者也乘剛統衆是爲二之師中獲上處權是爲五之長子以之帥師險而順律而臧用能懷萬邦承天寵故吉也參以弟子則輿尸凶矣弟子用衆滋事可以爲衆卒將不可以爲衆將上衆將之將合羣策羣力以成臂指之勢視不下裘帶而慮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周萬全令不煩鼓鉦而精神渙號於千里其筴事不使衆知則不明使衆知則不密曲徇於衆則無斷不協於衆則不孚故將莫難於御衆而尤莫難於御衆將衆將之將誠非丈人不能任矣鎮自有督帥以來其能綱紀將吏以扞蔽疆圉保聚生靈者民無不家尸而戶祝之矣乃威愛失衷張弛虧度者民亦無得而稱焉大抵民所歌舞必師之丈人也所不譽必師之弟子也近而察諸行間壠上之口法戒爛然備矣而言邊事者右戰左欵欵固不可恃也戰獨可恃乎

夫戰歟兩者馭鹵之機宜非自治之本務也誠使封疆諸將吏守土者繕鄣塞理賦者實倉庾親民者拊凋殘訓士者厲精銳因使保塞不廢歟安也備有不豫朝罷歟而夕戰勝危也安危之幾惟丈人能晰之得一丈人於師中而本舉矣由是戰可也歟可也收勝於不窮更千數百年無能易斯術也

通志劉廷臣號白石洪洞人通判榮子性沉毅體貌魁梧目炯炯如電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一明年城進士授裕州知州時駕南狩裕州歲比不登廷臣甫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堯

官身任其事擇土著諳事十數人指授規畫條理井井使者奉勅賑饑廷臣條陳便宜隨宜賑恤多所全活擢刑部員外遷郎中奉命錄畿輔囚得矜原者八百餘人出爲開封知府以嚴爲治強宗悍族胥斂迹遷辰沅兵備副使路出裕州百姓爭持酒獻之尋改天津擒獲大名河間兩地妖民移師討河南亂賊平之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邊警時至督諸軍捍禦之以捷聞編上谷須知及圖說南山圖考以勞邁疾告

歸承母歡攜友登山臨水自娛卒年五十一

嘉靖中潞安青羊山土賊作亂巡撫常道始討逆不克調集山西豫東官兵勦滅之創建平順縣於青羊村以善其後顧鼎臣爲之記云青羊山蟠居衍迤幾二百里巖岫巉巖壑谷深窈長林叢薄屏翳阨塞四方亡命往往竄匿其中水土湍悍風氣陘鬱生人多兇頑獷戾兼以隔離官府無有持尺箠挾寸刃憑陵而誰何者賊首陳卿父子世濟暴惡糾集逋亡脅誘蚩愚禦行旅掠村堡焚蕩屋廬有司掩害養亂垂二十年巡撫常道宣露逆節討之而謀議不常賊勢益猖獗調東豫兵協勦平之乃議善後夏桂洲區處地方事宜親履賊巢周視山川要害咨詢相度得吉地曰青羊村林巒盤紆形局軒豁據諸山之堂奧可以控制四表計慮周詳疏陳報可錫縣名曰平順辨方定位因山爲城因城爲隍於禦暴已亂保障之備特加詳焉使甫定之民寧茲新邑厥功甚偉當破賊時天誅止於元惡脅從罔治猶天地殺物於窮冬而春氣繼至生養成遂歷三時不害裁成輔相之宏謨

同是道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早

嘉靖庚申敵由寧武諸口入犯忻州受禍甚慘忻三邊孔道全晉後藩唐宋戍石嶺赤塘諸關郡置防禦團練使明時邊功在雲中雁門以此爲內地遂不設兵至是大入省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高等都一帶平衍敵渡沙河直抵郡城入雲內口過赤塘直抵省會調太原沁戍防秋沁人憚往返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戍實之而議未果尋亦罷戍僅本郡壯兵二百不足調遣又徵調無虛時遣發治盡郡國書曰郡關牆垣單薄鹵土漸頽貧民艱於修築雲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章

內赤塘一帶西南直逼晉陽敵曾出沒東高西高地俱平衍敵渡沙河卽可長驅抵郡塞堡星羅而可守者黃望明望虎頭龍玉高崖米家寨貓寨東樓村北胡高村忻口堡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年北趙張村之變惴惴殘破遇警棄走多伏深窞嶮溝視修理不啻驅之陷穽也宜酌助官修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安宅其中庶有固志然未易言也明時寇警日函不暇兼顧今則邊城晏閉禾稼如

靈矣

嘉靖四十三年嚴世蕃伏誅世蕃論戍雷州嚴嵩乞
移世蕃近地帝不許而世蕃遽返羅龍文一詣戍所
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
亭勢焰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
起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
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
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
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
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

三

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卽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
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
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旣至京
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
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以
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
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
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
騎欵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

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嵩及諸孫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嘉靖四十四年撫臣萬恭議河曲縣諸險築牆拒守黃河自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平泉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子又南流入保德州邊防考大河流入老牛灣過縣西南經保德州中間娘娘灘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壘

太子灘皆套中渡河處最爲險要至是恭言山西各防濱河伐冰以防潛渡朔氣嚴凝隨伐隨結勞而無濟計沿河最衝自崖險達陰灣凡二十里自陰灣達石門又二十里築牆拒守似爲得策以慎其防

嘉靖四十四年築懷仁縣西安堡堡在縣南六十里東至甕城驛南至應州俱六十里舊曰西安鎮其地平漫爲四通之道洪武時置驛于此至是築堡周二里有奇萬歷間增修以爲要衝之防

嘉靖四十五年建朔州乃河堡堡在州西北東至井

坪城四十里西至太原府賈家堡二十里至老營堡四十里南至州界四十五里北至阻虎堡四十里至是建堡爲朔州衛築城周一里有奇州志老營之兵專保西界而恃乃河爲東界防禦少疎敵得乘間入邊足爲山西全鎮之患又顧家店堡在乃河東北二十里又東北與平鹵接界

嘉靖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聖

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

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
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旣死矣彼
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
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
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
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
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
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
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聖

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
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
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因使朕能出御便
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
救奏遂留中

嘉靖四十五年河凍北兵自黃甫川踏冰過河經石
梯口突犯河曲保德鹵掠數日而退按河曲故城本
隩州地西倚黃河東南深溝險峻唯北面受敵濱河
曲峪等處對陝西焦家坪直接青草灣皆敵境也萬

歷中增修河曲縣城以自固然逼近敵帳時有衝突而興縣倚爲籬籬有唇齒之勢北來山徑崎嶇世稱保德十里九溝深溝尤險騎兵不能馳驅寇之由北而至亦不數也

嘉靖中王遴爲尙嵐兵備副使有威名遴初爲兵部員外郎以爭楊繼盛事忤嚴嵩再遷尙嵐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訟寃於朝始復原官時尙嵐爲兵衝遷尙嵐以置之危地而復以他事劾去時事至此亦無以爲兵備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

下

四

嘉靖四十五年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同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時海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欸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中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旣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明年三月葬永陵諡曰肅皇帝廟號世宗明史贊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

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訖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明世元氣之斲傷實起於此雖猶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而積習未除鹵莽從事要亦中材以下之主矣

閻樸傳樸字文甫榆次縣人教諭大綸子嘉靖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元輔李文康極器重之授檢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十五

討充經筵講官晉左春坊左贊善告歸值敵犯邑城與有司協力固守起補原官兼署左右春坊司經局印陝西守臣請復河套下九卿會議樸亢聲曰謀事貴有成算今海內困敝兵食兩虛深入窮荒倘有蹉跌爲害匪細議上得允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進六館諸生嚴試之如鎖闥例且曰儒者立志當以聖賢爲準聖賢一誠其本五倫其實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閱五旬忽有旨以赴任違限勒令閑住歸築小園結茅屋數椽列琴尊圖史其中著有通鑑逸旨榆次志

山西通志稿諸書

隆慶元年八月諳達舉部衆大入由老營至偏關副將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不利復入壁寇遂南下由偏關西北驢皮窰入犯岢嵐踰鹿徑至嵐縣嵐負山道阻遊擊張達與副總兵王縉遇敵被圍於嵐之北山力戰得出時延綏二萬騎皆至總督王之誥遊兵亦至諸將莫能據險縱兵官兵數萬亦無敢擊賊者賊遂長驅至興縣之南川所在擄掠烟火蕭然之誥命總兵申維岳副總兵田世威出天門關遏其東路維岳不敢前九月諳達由臨縣之石門塢入石州營於城北使騎至城下索賄城上人惴惴不敢應十三日圍城飛矢集睥睨如雨州守王亮采召富民令以貨啗寇有反唇者亮采忿去衆遂散不能止寇入亮采被害男女死者數萬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寇尾之而已寇分兵縱掠文水交城介休靈石平遙遣間入汾內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寇攻汾八晝夜不克大掠十四日引去時雨潦連旬馬多死部衆皆杖馬筮徒步歸所剽獲多

遺於道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仍東趨雁門雲中帥孫吳營篙泊村但張疑幟不擊輜重寇不敢度雁門還趨石州故道由菜園溝渡河且行且掠遣黃台吉寇偏頭關至十月八日出邊寇之初入石州也岢嵐兵備王學謨邊報晏至石州知州王亮采不諳軍事弛備初九日晚卒持檄報亮采匿檄入袖曰此常例耳越明日寇已入境路塞無報信宿至峪口十二日黎明至城給往汾州不攻石州亮采信之次日卯刻賊衆大至聲振天地四面重圍近城壕皆精兵鐵盔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七

覆首鐵甲連足矢石加身不動城下散卒執竿鉤堞尖鏹掘城州衆多被箭傷亮采閉門不出諳達責輸金一萬兩緞三千匹衆議不決諳達怒圍攻益急矢下如雨兵衆四散遂相攀而上城陷亮采沒於署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叅田世威等申維岳論死按由岢至嵐巨麓乏馬諸嶺洪谷鹿徑二郎諸隘險峻窈深鳥道羊腸戎馬不能成列昔苑君璋語劉武周太原山深徑狹未易深入正謂此也李克用敗官軍於洪谷陷遮鹵於乏馬擊岢嵐軍皆熟悉地形倚險

出奇若孤軍深入設伏據險夾擊斷其歸路則足以制其命惟叛人爲之嚮導深知內地虛實而後敢長驅直進先時趙全說諸達曰晉中兵弱亭障稀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諸達聞而心動於是分兵四出入險不疑而關南諸鎮將弁畏敵避走不敢與值悉舉關嶺要隘委而棄之以井邑予敵而敵乃肆其橫暴及掠飽而歸潦雨泥濘杖馬箠徒步狼狽已極猶無敢邀擊止餘方振一旅逐之於嵐谷而力少兵單亦無濟已自是出入無忌歲以爲常人民逃徙流亡盜賊四起西北元氣大壞故明末首事在於西北良有由然也石州亂定後將士捕七十七人當置於法巡按宋纁訊得其誣釋之時靜樂縣民李良雨忽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由叛人內訌而應於所出之地也

隆慶元年九月諸達寇山西時邱富已死趙全在鹵益用事尊諸達爲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諸達懼不敢居全乃爲諸達言譚綸在薊鎮善治兵無輕犯薊大同我馬可騁遂復率衆數萬分

道入井坪朔州偏頭關老營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
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
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勾土默特
同時入寇薊鎮呂黎撫寧樂亭盧龍皆被蹂躪遊騎
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
口會大霧失道墮棒樞崖中人馬枕籍死者甚衆通
鑑輯覽註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
建置守禦所于此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
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孝義後魏永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四九

唐改名介休漢界休晉改界爲介平遙漢平陶後魏
更名太谷漢陽邑隋改名

隆慶元年諳達大入至沁州南關而返轉入沁源之
郭道鎮旋即馳歸通志武鄉西南關里中有南關三
晉咽喉地兩山對峙高出雲表山半一道裁通往來
護甲水繞其下昔人於此置關沁源郭道鎮東綿山
突起高峰旁分兩臂彎環廻挖前起銳峰如雙闕中
通一道沁河縈繞於外北即綿上關寇至南關繞道
而旋以避險也王世貞適晉紀行午飯沁州又數十

里小憩鋪舍大雨忽作轉入深谷中兩傍皆峭壁中
通間道飛瀑懸崖而下聲如轟雷計別取高嶺箭括
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
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之險抵一鋪束燎
而前凡數渡水河流碎湃噲啞若擊數千鈺行里許
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勉上輒前踣下輒
後踣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抵驛將二
鼓矣明日已稍晴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
沿澗水而北崩峽東流峽皆石骨左道盡則渡而右

右道盡復渡而左凡數十渡氣竭與亦盡未至南關
驛大抵無非山者其中罅爲澗澗傍稍高爲道道稍
有美地則爲市舍美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城
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

隆慶元年諸達自河曲保德入汾石先由石門入石
州陷其城移攻汾陽分兵至文水縣境攻陷上賢堡
會田副將率兵至城獲全復自向陽峽入介休縣境
移兵平遙所在抄掠諸達破石州游騎逼忻崞代州
抵嚴寇憚度雁門復趨石州還

隆慶元年置寧鄉鎮關關在縣南五十里爲平陽府
要隘築堡修防其西泉則關與鎮關並立縣南三十
五里寧鄉水一名清河水東會蕉山西會泉子山諸
泉北流入永寧州界爲東川河民多引渠溉田縣南
清水堰縣東沙滄堰又寺灣堰豸灣堰太高堰龐家
堰皆引山泉溉田是時寇已抄掠汾州寧鄉隣壤警
備故置關爲防

隆慶二年置韓家坪堡堡在偏頭關東二十里萬歷
十四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又東二十里爲馬站堡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至老營所四十里南至八角堡七十里正德十年置
隆慶初及萬歷六年增修周四里有奇堡介偏頭老
營之中爲東西應援之地城北卽土山舊時戍守尤
切隆慶初寇由偏關入嵐石堡置於是時

郡國書曰徐溝縣有驛名同戈驛義不可解水經云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而郡志謂洞渦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
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溝陽曲二縣
之間矣同戈之名其洞渦之說者乎水經注又有原

過水南流注于洞澗水西有原澗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傳芳後日水取名焉今志作源澗水亦同前謬矣皇輿考證同戈卽澗過之譌後人因而附會有同日荷戈之說不可據也

邊防考隆慶三年河曲營設叅將駐守東北起樓子營西南抵石梯隘口長一百三十里又南抵興縣黑峪口止黃河東岸沿長二百里分轄衝要按明初封代藩於此置東勝左右二衛及玉林雲內爲五衛設官戍守其後鎮將宴樂於樓子營致敵突入邊內於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是玉林雲川併入左右衛而豐州雲內之民遷於朔應等處兩邊數百里地遂成甌脫自是寇患日棘河曲設官駐守樓子營祇餘半壁然因地爲防石梯黑峪之津隘固不可疎守也

隆慶中諳達大入掠山陰懷仁應州將吏並獲罪獨新平堡叅將麻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受賞

隆慶四年大同總兵馬芳出右衛與諳達戰于威寧海子破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

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隆慶四年築左衛三屯堡堡在衛北萬歷二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邊亦僅一里零邊外土城一帶卽首領駐牧地堡雖臨邊而山險足恃實左衛之屏障云隆慶中劉東星爲兵科給事中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復授是職上計安四鎮疏云老營堡孤懸絕塞左控平魯右接偏關陽方諸口恃爲耳目最稱要害而本堡山勢崎嶇運道險隘卽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遇緩急難以屯聚援兵轉運糧餉尤爲可慮宜於附近地方如乃河堡等處設軍伍以備聲援又於城中多積芻糧以防坐困籌慮精詳東星尤明諳河務治黃堎決河浚復賈魯所治故道渠邵伯界首二湖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又鑿韓莊工創開泇河力任其役卒於官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啟初謚恭靖

隆慶四年十月把漢那吉挾其妻子突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喜曰吾知所以制鹵酋矣那吉諳達孫少

失父育於酋婦所鍾愛因娶婦與俺酋相失憤而潰
入酋婦日夜反唇索那吉甚急而俺酋亦悔泣念目
盡腫衆議猶謂孤監無關重輕徒挑虜釁崇古持之
甚堅曰吾拘留於此以觀諳達之急不急而處置之
帝乃亢廷議獨是崇古虜果悔禍執叛人來獻易還
那吉且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貢市馬如初
議封諳達爲順義王其妻爲忠順夫人諸處皆以次
受封比于屬國初諳達自以數寇掠得罪中國那吉
來歸意必甘心至聞無恙且喜且愧遂一意貢市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變志矣歲費馬價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十兩歲額貢
馬五百匹市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西塞諸部歲來貢
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崇古復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
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
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爲固本之道李春芳高拱等
亦言北鹵欵塞三隅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闕城息
烽而安枕此自古希有之會嘉靖中鹵屢求貢市倉
卒不知所築于是黠鹵怨憤擁衆大舉直抵京畿二

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
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是往歲失計之明驗
也今天垂佑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
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贊安攘之機也且自庚
子猖獗以來宵旰憂勞屢詔修邊尺寸未成等丈已
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鹵既得效順國家間暇得
以積錢修險隘練甲兵開屯田理鹽法出中國什一
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党卽
有沈機密畫亦得次第行之雖北部叛服靡常無終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
數年寧靜我之頓定而布置周兵食充而根本固常
勝之機在我矣彼等盟則示以羈縻背約則興問罪
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
所在也若苟安旦夕罔顧後患則良時一過不可復
得邊備寢弛愈難振蕩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
一念謀國之忠反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
不盡言者也乞嚴勅督撫將領諸臣改弦易轍務臻
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風力科道分投閱視若錢

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效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天下幸甚俺酋封王十三年以萬歷九年卒子黃台吉以十年十月收婚忠順襲封十三年卒子扯力良收婚忠順襲封至萬歷三十五年卒子朝兎台吉早亡朝兎子卜石兎襲封仍收婚婦亦聽封忠順如故於是數十年間邊庭晏然按王崇古留那吉以爲市方逢時贊成其事此經國之大計非尋常通貢之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且求安也北幕貪我財貨本願祇在互市當事者不察事理制馭無方始而拒絕繼而怯懦甚至邀功自鬻此所以遠人不服益輕中國爲患數十年毒流太原近邊歲時抄掠不已至舉衆大入仇鸞啗敵移兵東向以致長驅犯關及奉檄勤王鸞提兵先應謬膺重寄敵乃傲慢言貢逼許貢事始引退出塞而鸞復僞言大舉括大同積儲帥宣大重兵聲稱擊敵而不敢出塞乃與嚴嵩議允開場大同市馬二千餘匹敵因要求無已復請以牛羊易米豆拒不納邊好遂絕

時復闖入抄掠益急十餘年間或一人或再入無虛
歲小人輾轉禍敗至於如此孰若王崇古因敵爲市
無損國威而永懾戎心方諳達之遣使致書也趙全
方憇患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
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逢時
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本台吉
故物也老成謀國計畫周密實足以服其心而禡其
氣至貢市旣定圖慮深遠和而益善所守國家本計
所在也是時貢市如約設馬市城堡於水泉堡營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爲偏關正北三百里曰歸化城北之大營也其地
南至邊牆北至大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
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城溪澗之險
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各部分統之名所
居曰歸化板升之黨盡中外咸得寧居矣

隆慶四年知縣韓超然開蒲縣通會渠通志渠在蒲
縣北韓令自蒲縣北庫拔村引水入城由縣治出西
城門以溉民田後東水堰壞漸致壅塞天啟三年知
縣羅永新重修石堰引灌如故

隆慶間鹽額正課不登計無所之御史部永春奏請括此數池如唐宋舊制歸之於官洩池中積水去兩岸淤泥於盛夏種之及時收採修牆建舍立法捕巡合少成多未必無助部覆報可此時大池水溢各商無可掣支亦無力完課因招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納隨時掣放後因向年壓待諸商萬無補掣之望萬歷四十年鹽臺楊鶴許令於女池開荒澆晒准半報以恤久困每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天啟六年鹽臺黃憲卿允勸民之請於金井南北池開荒澆晒因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鑿井築垣修蓋官廳所費頗多許照壓待商人例准其半報其永小賈瓦二池勸民自備工本澆晒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三車工本其七車准揆支商人帶報每年多寡不等積銖兩之獲以補正課之缺焉崇禎以來盡行荒廢積水汪洋而已按此遺本逐末爲補苴一時之計銖寸而積之得不償失峻禁堰之防嚴捕巡之守使容水不能入此治其本者也待其旣溢而開荒於填淤之地民力耗而商愈困矣

明史列傳隆慶四年王崇古督山西宣大軍務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追出海晉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扼塞久歷行陳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濟農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居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略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陝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將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濟農與諳達昆郝力駐牧地也諳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諳達爲帝爲治城廓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諳達爲兵東入蘄昌西掠忭代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

擾兵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卒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至是詔崇古總督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者諳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諳達妻一克哈屯長娶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諳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

策之上也若逞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則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空

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毅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諳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諳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諳達患之巡撫逢時

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詞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且至把漢夕返諳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一

以聞帝悉報可諳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旣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把漢旣歸諳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諳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土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尙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白先帝旣誅仇鸞制役言開

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旣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去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輓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

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蘄遼吉能賓兔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封貢

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諸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諸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四

惟貢使不聽入京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取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諸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去而吉能糾諸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繪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洪

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
東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
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後復有人交章議崇
古崇古累乞休不允力請致仕帝乃允歸諳達旣死
辛愛擒力克相繼襲封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
成恩蔭有加卒贈太保謚襄毅崇古身歷七政勲著
邊陲封貢之初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臣
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欵二十年崇古乃歿總督
梅友松撫御失宜西邊乃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奎

結其心因而用之則敵中部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因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因而攜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知而誑惑之由是互間以畢用其力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此卽方王所用之法不勞而自治者而當時議者猶有無邀近功忽遠慮之戒夫諳達橫行四五十年流毒西北曾無有能收遏劉之功者議論多而牽於文網使邊事無所措手至逢時臨機設策猶有通寇嫁禍之過摘若使吉能賓鬼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謀無以善其後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矣

安如荒服來王昭廟謨之廣大也然亦有不可不慎者通貢後上之人視爲已安而督勵稍弛下之人習爲故常而奮勇或怠則乘隙竊發其禍轉不可已是惟如顧寧人言館其人於大同進其方物於京師內修邊政使我之治備更獲詳密斯爲得之也

明史方逢時傳逢時字行之嘉靖二十年進士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廣東江西盜起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叅將俞大猷鎮之賊平改宣府口北道旋擢巡撫遼東隆慶四年移撫大同諳達犯威遠堡別

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詣達孫把漢那吉
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
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
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詣達部下五奴
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速之死矣五
奴柱白詣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詣達心動
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慙患用兵詣達又感之
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洪賜堡兒子永邵卜趨威
遠堡自率衆犯平鹵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詣達
詣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
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
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而泣知爲弟鐵背台吉物因
言我來因把漢把漢旣受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
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
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
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復遣啞都善來
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詣達使者至故將

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使者
還報諸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尙邊
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達時輒
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曰
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
易帝然之諸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卽帳中
縛之送大同達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達時以功
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
古入理京營至是以張居正言命達時代崇古總督
軍務始達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
成之達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
境遂安達時分廵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
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
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籬
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力遂
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
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
之路尙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

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

賞如打喇明安免者告諳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

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
爲盱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
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
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
之後此人旣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
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
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
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
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
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
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旣
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
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閩外之事誠恐議者
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事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
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
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至京復奏上
款貢圖尋代崇古爲尙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

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按方王明練邊形稱重一時而是時東棄開平旣無能爲大同三關攻其必救西失豐勝亦不足邊敵歸路撤西北之籬籬而計置偏老東西之衝亦策之無可如何者矣太原爲西北重鎮太原之鎖鑰北則平刑雁門寧武爲內邊平刑之寇家梁廣武站寧武之陽方口雖皆衝要然猶恃有大同爲外蔽飛狐之口與勾注東西東護惟偏關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十一

逼近套地形勢孤單一水可渡冰堅如履平地東勝棄而西北之來路益多故偏關備急全晉震動昔遼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河西故治遂廢石晉割地入邊置東勝州領榆林河濱二縣西夏竊據金復取之置武興軍蓋皆扼樞於此明初城東勝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北部稀進內地偏關水泉營諸營堡皆在其內均可不勞戍守非惟捍蔽太原大同亦可爲延綏保障時皆以復舊爲難而大同更有併邊之議於是三邊圻堠漸疎塞外之防廢各

衛籬籬不固戎馬長驅南下憑陵近郊火節硬化四十餘年不通貢使至擁數十萬衆肆其悍暴非牆塹堡砦可抵而水口諸堡又以張文錦城紅寺發戍及難繼事者遂併舉而廢之北幕更無歲不犯矣七國時秦反陘分西踰於趙高帝北伐而復馬邑皆以太原爲重據勾注飛狐盧龍之險以別內外漢末離亂人民南徙內地陘北皆爲荒外魏晉時祇以勾注爲塞南北雲擾遂無寧日及劉琨以陘北地予魏而益得進於陘南矣唐李靖破突厥於陰山漠南遂空置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振武天德軍作鎮西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黃河之北守險於險外扼其吭而折其脇西北遂無寇警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顧寧人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地肥腴宜馬南直榆林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洪武設衛於此以雄視漠北其後明之不振大端在於東勝失守始於永樂移衛畿輔洪熙宣德間玩常而忘其變正統以後部衆擁迫不能自立城榆林而偏老無援套警日至舉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委而棄之繼此而有事雖補苴求安

卒亦無久長之計矣

隆慶四年知縣袁宏德改姚暹水由安邑縣北鹽池最忌此水溢入則鹽不成通志姚暹渠卽鹽水一名永豐渠俗名無鹽河在鹽池北十里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濬自夏縣滙衆渠之水入縣界注苦地灘由楊家莊入縣城內至是改流縣北則無溢入之患隆慶初置河曲縣樓溝堡堡在縣東永興堡西少南二十里西至沙堡營九十里南至岢嵐州三岔堡四十里北至偏頭城四十里萬歷七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堡地密邇龍霸山故設此以遏其衝萬歷三十一年又增築土堡一座與舊堡相連

隆慶四年諸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魯大同巡撫方逢時伏兵却之隆慶中諸達攻平魯叅將張剛賂之今移攻威遠幾破總督陳其學率胡鎮等救而大同總兵馬芳兵亦至相持十餘日乃走

隆慶四年宣大告警敕備邊時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栗永祿守昌平陵寢起劉燾守通州倉儲命總督王崇

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遂無事拱練
習政事有才略凡所建白多可行然居位頗專橫其
門生韓楫輩並居言路專務搏擊故不爲時所重韓
楫蒲州人是年築寧武關城周九里高三丈爲重鎮
隆慶四年諳達率數萬騎軍平魯邊外樹雜色幟白
如荼朱如火黑如墨洎鮑崇德約定麾騎辟一舍

隆慶四年高拱議處邊方有司疏略云山陝沿邊有
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邊地苦瘠人皆畏
難用人不當地方日見荒殘山陝沿河皆密邇套部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侵軼時聞山西則自偏頭關以下河曲保德興嵐臨
縣永寧石樓寧鄉岢嵐靜樂等州縣陝西則自清水
營以下府谷神木葭州吳堡綏德清澗米脂等州縣
敵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撫綏卽以有才
力者爲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多
才力不堪之人用之腹裏尙然罔效何況邊方待之
以薄志意曠阻何能展布是以善政無聞郡邑狼狽
日甚蓋徒以地苦其人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
邊方爲遠地曾不思遠地安內地始得安也今邊方

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尤宜以賢者處之擇其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明其賞罰開功名之路以歆於前嚴譴罰以懲於後則人莫不盡力外寧而內自謐久安常治之道也

隆慶四年王國光爲戶部尙書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隣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擢兵部主事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京刑部尙書旋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宏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經畫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萬歷元年奏定國初天下州縣存留

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遭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首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難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准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歷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論焉五年冬吏部尙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年當考察外吏請

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辯雪明年大計京官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己念其老命復官致仕

隆慶六年增修應州城州城舊係土築加築高厚甃以磚今州治本名金鳳城後唐明宗生于此因置金城縣爲州治或云舊城在今治東十里李克用遷金城于天王村卽今治也州有三岡四鎮三岡者城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二十五里爲趙霸岡城西二十里爲黃花岡城南三十里爲護駕岡四鎮者城東二十里爲安邊鎮城南四十里爲大羅鎮城西十五里爲司馬鎮城北四十里爲神武鎮元人所稱三岡四鎮護金城者也職方考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續通典應州以龍首雁門二山相應而名方輿紀要應州戰國時趙地秦屬雁門郡兩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爲神武郡地隋屬朔州唐爲雲州地五代唐置應州又爲彰國軍遼以後因之明

初仍爲應州以州治金城縣省入今因之州南控雁門北接雲朔地勢平衍易於馳突守禦要區也

隆慶六年增修新平堡在陽和衛東北百餘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慶六年增修周三里有奇分邊十八里內水泉兒溝榆林縣川爲極衝邊外小古城榆林舊縣俱部酋牧地堡建于山後東接宣鎮西陽和南接瓦窰口天城衛嘉隆間屢爲寇衝歸欵後設市口于此蓋要地也邊防考大同東路舊邊自鎮寧堡縮而南與宣鎮李信屯相聯不惟邊垣紆遠且有探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及嘉靖二十五年展拓而北與宣鎮西陽和相接境土益闢夷酋遠徙爲計甚便因就東路分置新平路叅將轄堡四分邊四十六里零本路孤懸口外備禦最切邊外有榆林舊縣距新平止數十里遺址犹存議者謂當恢復以壯肩背之勢新平東南四十里平遠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邊十二里零內大紅花林極衝邊外紅花林同回墓頭二道興河小白海子俱酋首駐牧嘉靖中寇由此入犯宣鎮紫溝諸處蓋東路之要地也新平西二

十里保平堡嘉靖二十三年設隆慶六年增修周一
里有奇分邊七里零內平胡墩極衝邊外腰大山諸
處卽酋長駐牧堡建在山後嘉靖三十七年寇由此
入犯亦備禦要地也新平東二十里樺門堡萬歷九
年設十九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邊九里零邊外發
放牌插溝及舊榆林一帶俱屬酋首駐牧堡設在山
坪寇犯瓦窰口此其必經之地也已上四堡俱屬新
平路上畔莊堡在天城衛西南二十里又未辛關堡
在衛南二十里方城堡衛南七十里俱周一里有奇

晉乘克略

卷之三十一

堯

與陽和北境貓兒莊堡皆屬天城衛屯兵戍守又長
勝堡在天城衛北六十里永樂九年築周不及三里
隆慶六年五月帝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帝執高拱
手欵語備至居正在旁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等
命宿乾清門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
命未幾中人馮保以不得司禮怨拱而居正與保深
相結保矯遺詔掌司禮監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
可容宣兩宮及帝詔數拱罪逐之高儀入閱兩月卒
居正遂爲首輔九月葬昭陵

